

◆梁东专栏·家住长江边

◆王鸿达专栏·白山黑水

◆小说世情

江上蓝天（下）

如果说，大哥对于鸽子是爱之情深，那么，对于大老黑，那简直就是“三千宠爱在一身”了。大哥从实践中知道，鸽子最爱吃绿豆。于是，当鸽群遨游江上蓝天胜利返航时，远程放飞归来时，辛苦喂养后代时，特别是当大老黑顶住别人的诱惑领着鸽群返回基地时，这些都可不得有一餐美味的绿豆吃。大老黑也少不得吃点偏食。它和大哥之间，有一种特有的默契。该清扫鸽笼了，大老黑会提前腾地方。该喂食了，它早在那里恭候。大哥高兴时一伸手，它马上飞到手上来，再一高兴，它还可以跳到肩膀上。大哥往盆里倒水，它知道该洗澡了。鸽子怎么洗澡？我回答一个同学的问题，想当然地瞎说一气。大哥说，不对，鸽子洗澡的姿势好看极了。它们走进清凉的水里，先用嘴在水面上左右开弓荡两下，大概是先谙水性，调查研究一番。然后将前胸及张开的双翅往水里一扑，双翅抖动，直到全身湿淋淋的。到认为浸够了，使劲扇动翅膀排除身上的水，活像是“洗澡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哥还说，这种程序是固定的，大老黑是这样，它教它的幼小的孩子也是这样，鸽群里的任何一位都是这样。大哥是多次观察得出的统计规律。我服了。



梁东，原名梁业兴，著名书法家、作家、诗人。曾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词》创刊社长。出版有《梁东自诗诗词选》、诗集《好雨轩吟草》、散文集《家住长江边》等。

虽说大哥和大老黑之间感情浓厚，但大哥对自己的部下却是严格要求。有一回，大哥撒了把绿豆，众鸽一窝蜂地飞来抢着吃。其中有一位新加盟的公鸽叫“白倒插”的，见到大老黑过来了，马上怯生生地后退。大哥怕它吃不着，就往白倒插跟前撒了一把。白倒插正待吃，忽然大老黑气势汹汹地过来，狠狠地啄了它一口，白倒插吓得马上退到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大老黑风卷残云般吃完，又上别处抢食，这才胆怯地上前吃一点残羹剩饭。大哥发现，原来是大老黑把白倒插当成俘虏的奴隶，在它面前耍尽了威风。大哥决定教训教训它，马上往大老黑的窝里撒了绿豆，大老黑马上飞回去准备独享。大哥一把抓住它，用左手托住，右手指着它厉声说，以后不许你欺侮人，有饭大家吃，它不是你的奴隶。大老黑看着笼里的绿豆，每说一句它点一下头，数落够了再放进笼里独自享受了一番。说来也怪，从此以后，它见到白倒插不那么凶了，也能共进餐饭了。大哥说，训练军鸽就是这样的。

一个星期日，江上蓝天又响起了悠扬的鸽哨声。大哥还没来得及尽情欣赏，就被紧急找回家。原来大南门国民党保安三团的一个守军，在城楼上养了一对草鸽子。母的弃城而去，守军到处“抓丁”，硬说被我们家的鸽子“裹”来了。大哥上前讲理，那个当兵的一把揪住大哥的领子，说大哥“有问题”，“到我们团部走一趟”。母亲着了慌，说：“跑了鸽子怎么就抓人呢？你可以看看，真在我家你就捉回去。”这个守军抓住大哥的领子，使劲一推，把大哥推倒在地上，马上不问青红皂白，把正在孵出小鸽的一只名叫“母夹翅”的鸽子抓走了。大哥又急又气，脸色煞白，泪珠在眼里打转，眼睁睁地看着他造成一个家庭的悲剧。悲剧发生了！满身黄毛的小鸽子冷得直抖，大哥心疼地把两只小鸽捧在手心里，找来旧棉絮裹好。一看两只鸽子的小嗓子都是瘪的，急得团团转。忽然，他抓了一把米在嘴里嚼碎，又含半口水，学着母鸡子的哼唧声凑到鸽嘴边。可怜的小生命争着把小嘴往上递。大哥就顾不得脏，用嘴含着小鸽的尖嘴，用舌头一点一点把食送进小鸽嘴里。就这样，度过了生命最紧迫的几天。就这样，在大哥精心地照料下，这两只鸽子奇迹般地长出了羽毛，能吃食了，直到会飞。从这一天起，我觉得江上蓝天传来的鸽哨声是那么悠扬悦耳，那么动人心魄……

大哥是用心血养鸽子，鸽子好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正因为他太投入了，自然会影响学习。大人们开始干预了。他们知道，真把鸽子弄走，对大哥的打击太大了，二哥和我都受不了。他们商量好一个口径，要我们保证不“瘟”（家乡方言，“瘟”就是痴迷地玩不撒手之意）鸽子，专心学习，否则就把鸽子全部送人，甚至杀掉。考虑到这件事大人们早就啧有烦言，国民党“抓丁”又成为爆发的诱因，大人们看上去像是要动真的，我们面面相觑。忽然大哥扑通跪在地上，激动地表示，一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怎么做都可以，就是不能动鸽子。妈妈和婶婶都动情了，她们都让步了。

然而，岁月流逝，人世沧桑。再好的筵席也有散的时候。这一天无法逃避地来到了。二哥和我先后离家上学去了，过了一年，大哥到东北去了。以后几十年，我从不忍心问过大哥，他是怎么离开那些沟通心灵的鸽子的。“最是仓皇离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我忽然想起了李后主，虽然那是亡国，不是一码事。但是离家，就要丢下他用心血浇灌的那些小生命，以后的日日夜夜，岁岁年年，它们怎么过？谁关注它们的饥渴冷暖？谁来料理它们的生儿育女？谁理解它们的每一次云天翱翔？几十年后，当大哥从东北退休回到故乡，我和二哥一起去看他，才第一次谈起那些鸽子。我不敢谈得太深，大哥的眼里闪着光芒，但不久也就退去了。临别时，他出来送我们。他这时候住在北城，离长江已不算近。我注意到他好像听到什么，不自觉地起头望着远处的蓝天白云，良久，良久……

又见黑龙江

离开伊春城的这天早上，晨雾朦胧，往鹤岗去的长途班车行驶在鹤伊公路上，这是一条这两年才修成的十分现代化的快速公路，每个出口口都标有地名标识。由于起了个大早，头有些昏昏沉沉，途径苔青时，我的心口猛然跳了几跳，这是我小时候待过的小镇。

我没想到这条新修的公路会正好从这个镇子穿过，没有惊动车上打盹的他们几个，瞪大眼睛极力朝车窗外望去，镇子已变得让我认不出原来的模样了。在这个镇子的北头，应该有一条小溪，每到春天清澈的小溪旁落满了蝴蝶，夏天两岸旁的李子树开满了如雪的白花，这条小溪是我在童年和伙伴们嬉戏的天地。这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流向东面的那条大河——汤旺河。我是在这个小镇上出生的，这是一条我一出生就结识的大河。十岁那年我和家人离开了苔青，搬到了三百多里外这条河的上游汤旺河林业局，那里也是这条河的源头。参加工作走出山里，我才弄清这条河的流向，这条河穿过小兴安岭南北山脉之后在汤原县境内流入松花江，松花江再往下游流，就和黑龙江汇合了。

故乡的小镇仿佛是不经意间突然闯入我的眼前来的，令我始料不及。我正好想到会路过这儿。这条高速公路正好处从中间穿过这个小镇，小镇的闭塞瞬间在我的记忆里打破。那条缓慢的只适合走牛车通向外面去的土路依稀在我的记忆里飘荡着尘埃。我的那个弟弟因为出麻疹往伊春城医院送，路上颠簸了四个多小时而耽搁了医治，死在

医院里了。现在，我们坐汽车从伊春到这个小镇子仅用了半个多小时。

每次从山外坐火车回来，我都是顺着这条汤旺河逆流而上。火车在这个小站上停留一两分钟，多数是在清晨，天还不太亮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走下来过，对小镇的记忆我还保留在十岁以前的记忆里。我曾设想过有一天会回到这个小镇上来，回到我的出生地看看，而不是这样与她匆匆擦肩而过。

谁能与我同行？我常常在想，在我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的某一天，能和谁一起走到这个给予我生命的小镇子上来，可我一次又一次错过了机缘，我害怕走近她，只有在梦里才能轻轻挨近她。在外奔波，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越来越渴望到这个小镇子上歇一歇，等一等我的灵魂。细想想，只有我的灵魂会与我同行。这样想来，泪水已慢慢噙上了我的眼眶……

汽车在淡淡的晨雾中穿山而过，顺着汤旺河往下游走，穿过金山屯，就进入鹤岗境内了。我的思绪还缓慢地停顿在故乡小镇的追忆里，山不转水转，一个人的长大和一条河的长大，是不是有着某种相似的经历？那条童年时的小溪汇入少年时的大河，少年时的大河又汇入成年时的大江。每次出山坐火车通过省城哈尔滨江北松花江大桥时，听着“轰隆隆——”的震颤，我都会感觉到江面那种深远的辽阔！

当日午后，抵达鹤岗时，省驻地作家徐岩又带我们去了萝北名山的岛上，他是公安边防部队的一名中校，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黑龙江——这是黑龙江的下游，江面开阔起来，江水款款流去。在岸边，我们见到一个渔民在卖鲑鱼，一条足有二百三斤重的鲑鱼被他晾



王鸿达，笔名洪荒，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小说集七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法文。

晒在石板上，鲑鱼的鼻子嘴巴已被人割去，鱼身也被割去四分之一。一问价钱，八十块钱一斤。中校徐岩执意要买了在江边请我们吃江鱼。我们劝住了他，说我们在上游的嘉荫、汤旺河兵团农场都吃过了，他这才肯罢休。

“不过，你们可不要后悔，难得见这么大的鲑鱼了。”坐上车离开名山岛时他说了一句。我心里忽悠颤了一下，倒不是为没能吃上鲑鱼，而是这回该同黑龙江说告别了，因为萝北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一晃，我们一行出来半个多月了，实际上我们一直没有走出黑龙江呢。

心就怆然，就有一种泪下的感觉了。



重逢 周文静 摄

◆人间小景

奶奶的专车

葛鑫

他只是大声喊着要找丫头。从家到医院有五六公里，加上天气又冷，家人都不同意92岁的爷爷去医院看奶奶。爷爷知道奶奶就快回来了，就没再坚持去医院。

可这大清早的，爷爷能去哪里呢？平时他早晨会和奶奶一起散散步、做做操，这么多年了，还从没单独行动过。

于是我们全家老少齐动员，全城奔走找爷爷，连交通之声广播电台都在一起帮着寻找。老爸匆忙赶去医院接奶奶出院。

我们姐弟几个把小区附近找了个遍，也没看到爷爷。正在我们焦急万分，考虑要不要报警时，老爸从医院里打来电话，说奶奶不肯出院，不要坐出租车，要等专车接。

接到电话，我们面面相觑，敢情老太太还挺赶潮流，知道专车比快车

豪华？于是，我们又手忙脚乱地给老爸打过去电话，教他怎么用打车软件叫专车。可是电话教学效率太低，老爸越急越学不会，最后我只得远程帮着叫好了车。

正在我们一家人乱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爷爷却弓着腰，踩着他的破三轮车回来了。奶奶笑吟吟地坐在三轮车上面。

看到爷爷缓慢地停下车，扶奶奶下来。我们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告诉你爸，我坐小哥的‘专车’回来了，别浪费钱打车了。”奶奶笑呵呵地对我说，一脸的满足。来回二十多里路，不知92岁的爷爷骑着他那辆“豪华专车”走了多久。

“丫头晕车，只能坐‘专车’！”爷爷边说边架着奶奶径直朝家中走去，直接把我们几个傻掉的晚辈晾在了外面。

淘 金

刘洪文

“在家等我的消息，我很快就会回来！”阿来挥挥手，告别了女人。

听说冰湖溪出了金子，大大小小的金帮去了不少。冰湖溪在大山里面，人迹罕至，阿来也想试试运气。于是和宝子、小武组成了最小的淘金帮。

古老的长白山地区有三大行帮——木帮、参帮和淘金帮，木帮要伐木放排，参帮要放山挖参，而这淘金帮则要沙金圆梦，当然了，不是每个人的到来都是为了发财，也有的是生活所迫。

阿来就是这样，要不是父亲得了重病，躺在炕上等钱救命，阿来断不会进山冒险。淘金是个危险活，山里有狼虫野兽，挖沙会落石片帮（塌方的意思），有多少人都死在了寻金淘金的路上。而且最近山里出了金匪，金匪专门抢掠淘金帮，也就是说即使淘到了金子，也未必带得出来。可是这希望虽渺，毕竟还在，总比等死强。阿来狠了狠心。阿来跟把头学过寻金，只是从未单独实践。俗话说：“金子好沙，头难插查。”就是说能找到金脉才是最重要的，金脉也称金卧子，把头最重要的使命是能找到金子。一个金帮出来三五个月寻不到金，也是正常的事。宝子和小武都是阿来过命的弟兄，从来都把阿来当说不二的大哥。三人来到冰湖溪，在溪边支起了暂住的棚子，没人知道他们会在这里停留几天，阿来心里也没底。溪水流畅，横亘于大山之中，绵延几百里，从上游到下游，有大大小小不少的金帮，多者百人，少者数人，大家寻着各自认为能够出金的方向，各不相干。

时值深秋，早晚微凉，在溪水转弯处，阿来放下工具。他们采取的是最原始的手工筛淘法。山间转弯处，溪流变缓，常常会有金子存留下来。做水坑，傍河流，洗净河沙始见金。人说金分五层，一层底，二层沙，三层石头，四层火燎。传说这燎层是被金子烧的，石头都变成了黑色。到了第五层被称作汞子，黑乎乎的，也就是含金的沙子。阿来他们整整挖了两天，溪床上的水坑做了有三米多深，大量的溪水通过金筛却一无所获。金盘上也一空空如也，这让大家最初的信心一点点消逝干净。小武终于忍不住了：“要不就换地方吧？再这么下去，我们只能空手而归。我们吃的也不多了！”宝子也停了下来，默默地坐在旁边抽起烟。他不说话，黝黑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阿来再次抓起刚挖出的河沙，审视着，又放在鼻子底下嗅一嗅。人说金子是两铺两盖，中间臭泥带。这个臭泥带有腥臭味，沙子发黏，会把金子包住，所以“臭泥带”又叫溜泥带，挺硬实，下面会是蓝色沙子，再往下才有金沙，褐绿色。“不能换，这下面一定会出金的。”阿来搓搓手，肯定地说：“我的感觉不会错！”小武懒洋洋地从地上爬起来，抓起铁锹，继续他的工作，但动作却有些缓。

到了第三天头上，阿来一锹沙下去，金筛里突然就有了闪光体。“出金了。”阿来说。小武和宝子赶紧凑过来。金沙不算大，但足以让大家兴奋起来，浑身也有了劲。上沙子、浇溜子、捣簸子。溜子支在水里，上头高、下头低，倒上沙子用水冲。金子留下来，沙子冲出去，一切都那么顺畅。

阿来看金沙：“照这样下去，一天就算不多出，七八克总是有的，我们很快就有钱了，大伙加把劲，回去平开。”“平开”在帮里是平分的意思。淘金帮里有规矩，不分大工小工，也不分干多干少，都要同等分成。于是，大伙用开膀子，抡圆了铁锹，一任秋阳炙烤着身体，一任汗水在黝黑的脊背上闪光。

第五天，阿来他们已经淘出了不少金沙。他们幻想着换来钱能做些什么？阿来的想法是看好父亲的病，给女人扯一块花布衣裳，余下的也许还能盖个草房……

就在这时，远处的树林里忽然传来枪声，人声也喧闹起来，嘈杂中听见有人喊：“胡子来了，胡子来了，快逃啊！”胡子是当地人对土匪的称呼。这些人以抢劫为生，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阿来赶紧叫小武他们收拾东西，哪怕是所有的家什都不要了，但金子得带走，要不然这些天就白来了。大家各奔西东，活命才是最重要的。

阿来把生金胡乱塞进怀里，朝树林外冲去。这种时候跑一个算一个了吧，子弹在头顶呼啸着。阿来左蹿右跳，听说这样不容易被瞄准。可是当他冲出树林边时，他还是绝望了。迎面冲来了一伙人，为首的是个大个子。他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个点射，阿来来不及多想，便感觉脚下一软，身体飘了起来。

阿来看到的颜色，鲜红的，一汩一汩。迷茫中他听见大个子说：“小子，你倒是跑啊，看你的腿脚快还是我的子弹快？整个冰湖溪的金子都是老子的，你想带出去，做梦！你就是在给老子做扛活罢了。”

阿来仿佛看到了父亲，还看到自己的女人、孩子。他们挥挥手，渐行渐远……

